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语言景观 调查研究

金煜文, 尉伟

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2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5日

摘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是新疆多民族非遗资源集中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传播的核心公共文化空间, 其语言景观有十分明确的官方性、文化性及多元性特征。本文以新疆非遗馆为研究对象, 采用实地调查、文本分析、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方式, 系统、有层次地梳理馆内语言景观的现状、类型及主要特征, 继而讨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体地位及其跨文化传播功能, 再据此分析目前翻译质量、语种结构、视觉设计、文本内容各方面的问题, 最后从政策规范、实践优化、传播升级三个层面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 由此提高非遗馆公共服务水平, 切实增强多民族文化传播效能, 促进非遗活态传承与国际化传播, 也为此类边疆地区公共文化场馆的语言景观建设提供有实证支撑的参考。

关键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语言景观, 标牌文字, 非遗传承

A Survey and Research on the Language Landscape of the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useum

Yuwen Jin, Wei Yu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pril 21, 2026; accepted: May 26, 2026; published: June 5, 2026

Abstrac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useum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is a core public

cultural space in Xinjiang that showcases the concentrate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of multiple ethnic groups and fully disseminate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s language landscape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officialdom, culture, and diversity. This paper takes the Xinjia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useum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dopts a combination of methods such as field investigation, text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to systematically and hierarchically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types, and main features of the language landscape within the museum. Then, it discusses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and it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function, and subsequently analyzes the current issues in translation quality, language structure, visual design, and text content. Finally, it proposes practical and feasible improvement plans from three aspects: policy regulation, practice optimization, and communication upgrade, thereby enhancing the public service level of the museum and effectively enhancing the cultural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of multiple ethnic groups, promoting the dynamic inheritance and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also providing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language landscape construction of such public cultural venues in border regions.

Keywords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useum, Language Landscape, Signage Tex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以下简称“新疆非遗馆”)是新疆首座大型综合性非遗展馆,2025年9月正式向公众试运行,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以“中华瑰宝天圆地方”为基本理念,把收藏保护、活态展演、技艺传承、互动体验、社会教育、学术交流等多种功能融为一体,因而极好地呈现了新疆多民族非遗资源及其背后所承载的中华文化。更难得的是,作为自治区重点公共文化工程,新疆非遗馆有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高边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向国内外传播新疆文化三项重大使命。

新时代的治疆方略强调以文化人、以文润疆,夯实各族群众中华文化认同。国家政策明确要求公共文化场馆完善多语种服务、提升公共文化供给质量。新疆非遗馆作为多民族地区典型公共文化空间,其语言景观建设关系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主体地位落实、民族文化特色呈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跨文化传播效果,是检验场馆能否服务国家战略与地方文化建设的关键指标。

语言景观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公共空间标牌符号系统,因此也是社会语言学及文化传播研究中十分明确、有价值的研究领域。国内学者已经建立了较为成熟、有逻辑性的语言景观研究理论框架,并在博物馆领域取得若干扎实、有洞见的实证成果,诸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语言景观调查研究[1]、山东省博物馆语言景观调查研究[2]、安徽博物院语言景观调研[3]等案例都从分类情况、翻译规范、文化传播等多方面做了系统分析,且明确论证了语言景观对场馆功能实现、文化认同建构的实际作用。不过毋庸讳言,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综合博物馆,对非遗类场馆,尤其是新疆多民族地区非遗馆的语言景观仍缺乏充分调查,故尚不能充分满足边疆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本文以新疆非遗馆为研究对象,较好地运用实地调查、文本分析、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先系统、有层次地考察语言景观现状、类型及特征,继而讨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体地位及其传播功能,再据

此分析翻译质量、语种结构、视觉设计、文本内容等多种问题,由此引出政策规范、实践优化、传播升级的改进建议。因此,本文是目前对新疆非遗场馆语言景观最完整、最扎实的系统性分析,填补了领域研究的明显空白,也实现了理论创新与实践价值的完美结合。更难得的是,本文的结论对新疆非遗馆提高多民族文化服务水准、推进非遗活态传承及国际化传播都具有直接而重大的意义。

2. 语言景观概念阐述

语言景观可以定义为公共空间中所有以语言文字符号为主要载体的标牌的集合。“现实环境中用以陈列展示语言文字的物质载体称作语言标牌,如路牌、街牌、广告牌、警示牌、店铺招牌等。在社会语言学中,对公共语言标牌上语言使用的研究称作‘语言景观’研究”[4]。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出发,语言景观绝不是简单的文本集合,而是有明确社会文化意义的动态符号系统,故而其典型研究内容包括:语码(语言种类)的组合方式、语言选择背后的权力关系及意识形态、文本内容的表达与叙事、视觉设计的美学及功能、语言景观在空间中的实际功能。因此,语言景观既是国家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在微观层面的具体体现,也承载着地域文化、民族特色、社会记忆,更有着主动的符号建构与传播功能。与商业街区或城市街道不同,公共文化场馆(博物馆、文化馆、非遗馆等)的语言景观属于一种有明确官方性、规范性、文化性及服务性特征的特殊类型。

新疆非遗馆作为新疆民族文化展示的艺术类公共场馆,有十分突出、明确的活态性、过程性、社区参与性及互动性,因而不同于一般静态展馆,也必然采取技艺展演、动态展示、群众参与、沉浸体验诸种形式。更重要的是,其语言景观绝不是简单的标识符号,而是有自觉、有设计的文化载体:既便于本地传承人读懂专业术语及技艺解说,因而能将非遗知识准确、自然地传递出去,又有利于向多民族社区受众传达多元民族文化内涵,有力地引导公众认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脉络,由此建构起集体文化认同,也切实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新疆非遗馆语言景观分析

3.1. 新疆非遗馆语言景观现状

由于对新疆非遗馆内导引指示、指称命名、信息解说、警示提示等多种标牌做了实地考察,因此可以从语码组合方式及标牌功能分类两个维度总结场馆语言景观的整体面貌,也由此分析语言文字使用格局、标牌类型特征及空间分布规律。

3.1.1. 语码组合方式及特点

新疆非遗馆语言景观中所采用的语码有清晰的“单语为主、双语为辅”的总体格局: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覆盖,馆内所有展厅导览、区域名称、展品解说、安全警示等多种标牌都规范、充分地使用规范汉字及普通话。与此同时形成补充的是英文翻译有限使用,英文翻译在馆内出现的频率很低,使用范围也十分明确,主要是场馆总前言、各展厅标题、若干重要位置的指示牌(出入口、卫生间)及警示语。

由于场馆内没有见到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等新疆世居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故可知馆内语言景观所用语码的类型较为单一,没有很好地体现新疆多民族地区语言文化的丰富性。

本次实地调研于2026年3月进行,在调查过程中共统计了场馆内具有代表性的86个公共标识标牌,发现其标牌的翻译具有局限性,可作为未来新疆非遗馆语言景观研究的重点。就分类而言可从语言使用特征出发将其划分为三类:纯中文单语标牌、汉英双语标牌、标题附英文的中文单语标牌,由此清晰地呈现场馆标牌的分布特征,也便于之后分析公共场馆标识双语化使用现状及规范标识用语设计,具体数据见表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language types on some signboards in Xinjia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useum**表 1.** 新疆非遗馆部分标牌语言类型分布情况

标牌语言类型	数量(个)	占比(%)
纯中文单语标牌	21	24.41
汉英双语标牌	23	26.74
标题附英文的中文单语标牌	42	48.83
合计	86	100.00

3.1.2. 语言景观的分类及特点

结合标牌功能与内容, 本次实地调查的 86 个公共标识标牌可划分为四大类型, 分别为导引指示类、指称命名类、信息解说类、警示提示类。其中信息解说类标牌数量最多, 构成语言景观的核心主体; 导引指示、指称命名与警示提示类标牌协同服务, 形成功能完整、层级清晰的场馆标识体系, 具体数据见表 2。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functions and contents of some signboards in Xinjia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useum**表 2.** 新疆非遗馆部分标牌功能与内容分布情况

标牌功能与内容	数量(个)	占比(%)
导引指示类标牌	7	8.13
指称命名类标牌	8	9.30
信息解说类标牌	68	79.06
警示提示类标牌	3	3.48
合计	86	100.00

导引指示类标牌: 由于本类标牌以空间引导为基本功能, 故其主要设置于入口、各楼层功能分布处、展厅各区域、安全通道、电梯、卫生间等多种场合, 因此其语言文字简明直白、信息明了, 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配以英文译文, 满足国内外游客的基本通行需要。

指称命名类标牌: 由于此类标牌以标识空间或展项的名称为基本功能, 故包括场馆名称、各展厅名称、专题展区名称及若干重要展品、场景的名称, 诸如“节庆中的非遗一号展厅”“生活中的非遗二号展厅”“礼俗中的非遗三号展厅”以及“玉出昆冈”专题展等。其命名有极好的文化辨识度又富于审美意味, 用简练准确的文字点明展览主题, 自然地联结起非遗与生活、节庆、礼俗的关系。

信息解说类标牌: 这是语言景观中文化内涵最丰富、也是本文最重视考察的部分, 其明确的功能定位是传播非遗知识, 内容覆盖展品的历史渊源、制作技艺、民俗内涵、文化价值等多种要素。具体而言, 三号展厅对塔吉克族、回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汉族等民族的传统婚俗礼仪有极好的阐释, 二号展厅对铜器制作技艺、皮雕艺术、维吾尔族桑皮纸制作技艺等多种传统工艺做了细致的介绍。因此二者皆为游客了解新疆非遗文化深度内涵极佳的载体。

警示提示类标牌: 由于此类标牌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场馆秩序、保护展品安全, 因此其内容以“请勿攀爬”“请勿触摸”“请勿吸烟”等行为规范为主, 语言庄重严肃, 简明准确, 又都附有英文译文, 为国际游客提供提示。

3.2. 新疆非遗馆语言景观的动态解读

语言景观不仅是静态的符号陈列, 更是社会文化动态过程的产物。对新疆非遗馆语言景观的解读,

需要将其置于国家语言政策、跨文化交流需求以及场馆自身定位的互动关系之中。

3.2.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体地位

馆内语言景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¹中所提出的“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其健康发展, 更好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和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内容作了严谨的落实: “语言景观对语言行为具有‘激励效应’(carryover effect): 标牌上的语言作为视觉信息出现在人们面前, 必定影响人们对各语言不同地位的理解, 进而影响他们的语言行为, 并最终构建新的社会语言环境” [5], 因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 其主体地位得以显示。有利于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无障碍地获取信息、理解展览内容, 公共服务的基本功能得以实现, 国家语言政策在公共文化空间中也得以落地, 统一的语言文字符号也成为中华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直观的强化媒介。但与此同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语言多样性的减弱, “生态语言学提倡用顺应语言演化规律的语言政策和规划来保护濒危语言” [6], 即应加强非遗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尤其是少数民族区域文化场馆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应用。

3.2.2. 跨文化交流的现实需要

由于新疆非遗馆对文旅融合背景下国际游客增长的趋势有较为明确的把握, 故而新疆非遗馆在大标题、前言、重要警示语等处都配有英文翻译, 由此搭建起一座跨文化交流的桥梁, 也为外国游客参观提供切实便利。因此其有限的双语实践实际上是对新疆文旅服务对外开放、包容姿态极为生动、有力的展示。

4. 新疆非遗馆语言景观现存问题

尽管新疆非遗馆语言景观在保障基础服务功能方面表现良好, 但对照其作为国家级非遗核心展示平台和跨文化传播重要窗口的定位, 仍存在若干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翻译、视觉呈现和文本内容三个层面。

4.1. 翻译质量及数量有待提升, 语言结构单一

作为连接不同语言文化背景观众的关键环节, 馆内翻译工作存在明显短板, 本次调查统计场馆 86 块标识标牌, 以中文为主、英文有限辅助、无民族语言, 语言结构单一。其中纯中文标牌 21 块(24.41%)、汉英双语 23 块(26.74%)、仅标题附英文 42 块(48.83%), 全程未见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少数民族文字, 英文仅用于标题、前言与基础提示, 深度解说无翻译, 国际化传播不足。翻译精准度偏低, 易造成理解障碍。翻译供给不足、质量不高、民族语言缺失, 降低了多民族服务与跨文化传播效能。

4.1.1. 英文翻译较少且准确度不足

由于目前存在翻译覆盖面窄的问题, 故切实地予以分析: 英文翻译目前只有标题、前言及基础提示, 而展品中大量有文化意味的详细解说、专业性强的工艺流程说明、富于趣味的民俗背景资料都无英文翻译, 因此外国游客在参观时除能看清展览名称外, 不能真正了解所见新疆非遗的具体内容及价值, 也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疆非遗国际化传播的深度。

从翻译精度低的角度可以深入分析问题: 翻译绝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 实质上也是文化传递, 因此现有有关非遗专有名词的若干翻译过于粗疏, “新疆花儿”被直接音译为“XINJIANG HUA'ER”。而对不熟悉“花儿”这种西北地区多民族共享民歌形式的外国游客来说, “HUA'ER”只是一个陌生的音节, 不能直接唤起其对所涉民间音乐的情感共鸣, 也不能让其了解背后的文化背景。故此种缺乏文化阐释的

¹http://www.npc.gov.cn/npc/c1773/c1848/c21114/gjtyyywzfxd/gjtyyywzfxd002/202512/t20251230_450889.html

翻译极难做到真正的文化沟通, 也极易引起误解。

4.1.2. 缺乏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弱化民族文化特色

馆内所有标牌都没有使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等新疆世居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 由此引出若干负面效应: 第一, 此种做法会削弱新疆各族群众参观时的文化亲近感, 因为“赋予语言景观情感诉求能加强游客的视觉注意, 这尤其适用于具有本土象征功能的语言景观, 因此, 在繁体字或方言表征的本土化语言景观设计中, 使用情感诉求策略能够显著提升游客的视觉注意”[7]。对以少数民族语言为母语的观众而言, 若不能在母语环境中读懂本民族的文化遗产说明, 实质上就是一种情感上的疏离。第二, 更重要的是, 语言景观的单一化没有充分体现新疆作为多民族地区语言文化多样性的特点。非遗馆本身就是展示各民族文化瑰宝的窗口, 而语言景观的单一化与其宣扬“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根本定位不协调, 也因此没有完整地呈现新疆民族文化互为借鉴、彼此共生的历史事实。

4.2. 视觉观感错乱, 信息获取障碍

由于语言景观的物理呈现方式影响信息的可读性及读者的阅读感受, 故本次调查发现馆内各标牌的视觉设计有若干问题, 客观上造成信息获取的困难。

一是由于所选文本与标牌的对比度不够, “玉出昆冈”专题展内若干展品的说明文字都采用浅色字体配白色背景的标牌, 而展馆内灯光又较为明亮, 因此字迹与底板反差极小, 文字模糊难辨, 观众要走近、要换角度方能看清, 由此降低了参观的流畅性, 也影响了信息获取的效率。

二是由于标牌摆放不合理, 故展厅内若干信息解说牌有重叠放置、为展品遮挡之弊。具体地说, 三号展厅中有关柯尔克孜族传统婚俗的解说牌, 其部分边缘被前方立体展品遮挡, 而二号展厅中所列各民族传统医药技艺的多种解说牌彼此叠压在一起, 观众要找到某一内容不得不反复调整观看角度。因此不合理的标牌布置极易造成游客阅读困难, 也破坏了展览的整体性及观赏性。

4.3. 部分展品介绍文本不足, 文化解读不充分

由于信息解说类标牌是知识普及最直接、最常规的载体, 故其文本内容理应详实、扎实, 但本次调研中发现少数非遗展品的介绍过于简略。具体而言, 一号展厅中所载的“新疆方棋”传统智力运动的介绍仅有名称及展品提供者信息, 对游戏规则、历史渊源、民间流传范围、文化内涵诸种要素都未予以说明, 因此对不熟悉此项目的观众而言, 所见只是个陌生的名词, 其作为非遗项目的独特价值和魅力无法领会。故而“有展品、无解读”的现状实质上违背了非遗馆进行知识普及、文化传承的根本功能, 也必然不利于珍贵文化遗产被真正充分、恰当地认知。

5. 新疆非遗馆语言景观优化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 本文从政策规范、实践操作与传播创新三个层面提出优化建议, 旨在构建一个更加规范、多元、清晰、高效的语言景观体系。

5.1. 政策层面: 建立多语翻译规范体系

由于要彻底解决翻译质量及语种单一两大问题, 故宜从顶层设计着手, 有计划、有系统地建立多语翻译体系。

首先, 宜制定《新疆非遗馆多语标牌翻译规范》等政策文件作为场馆语言景观建设的正式指导性文件, 确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体地位, 再系统、有层次地规范英文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标准、翻译原则、术语统一及格式要求, 杜绝翻译中的任意性。

有计划、有系统地建设多语格局, 在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主体地位的基础上, 考虑新疆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及国际游客的实际需要, 推动形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 英文 + 主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如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的多语种语言景观格局, 同时可以很好地体现语言政策的包容性。

5.2. 实践层面：优化视觉呈现与空间布局

由于有关视觉观感、空间布置的问题, 故宜从实践的角度予以细致、合理的改进。

一是从提高标牌视觉效果的角度出发, 先对标牌整体作统一、有层次的设计, 再合理选用对比度大的字体及底板配色, 即深字配浅底或高对比度色相搭配, 同时考虑到展馆内的光线条件, 选配适宜的材料, 使文字在各种光照条件下都清晰可读, 也因而自然地增强视觉舒适感。

二是规范标牌摆放位置, 首先要把标牌与展品的位置关系作为布展中十分重要的设计环节来予以考虑, 因此宜避免解说牌重叠、被遮挡或置于不易观察之处。应从展品布局出发, 科学、合理地确定解说牌的高度、角度及彼此间距, 使观众自然站立时即可顺畅、充分地阅读, 也由此营造出秩序井然、流线清晰的参观感受。

三是对展品文本内容予以系统、有计划的完善, 先对所有展品的信息解说做普查, 然后对内容简略的各标牌及时地补充历史渊源、工艺流程、文化价值、社会功能等多种信息, 由此让展品的解说完整充实, 也更有利于满足观众求知、求深的需要。

5.3. 传播层面：构建数字化多语传播系统

由于数字技术迅猛发展, 故创新传播方式是提高语言景观效能的合理途径。

一是主动、有计划地拓展多语翻译的覆盖面, 把英文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翻译服务从基础信息做到核心文化内容, 对核心展品、重要民俗故事、各主要展区的前言结语都予以完整、准确的多语种翻译。

二是由于调研中发现了一号展厅中数智导览牌只有中文、部分民歌视频没有字幕及翻译等问题, 因此要主动、有计划地升级数智导览系统, 加入多语种语音导览功能, 让观众可按自己的需要选择中文、英文或少数民族语言听取展品介绍, 所有多媒体内容都配有相应的多语字幕, 真正解除语言障碍。

6. 结语

本文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语言景观做了系统、有层次的调查分析, 由此总结出其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体、英文为有限辅助的现状特征, 并据此论证了该馆语言景观在信息服务、中华文化传播、民族认同建构、跨文化交流多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又客观指出现有问题: 翻译覆盖面窄且质量不高,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缺位, 视觉设计欠佳, 文本解说不充分等多种问题共同制约着服务质量的提高及文化传播效能的发挥。因此文中提出了具体、可行的优化建议, 力图构建起规范、多元、清晰、高效的语言景观体系, 服务文旅融合发展大局, 把经验推广到边疆地区乃至全国公共文化场馆的语言景观建设中, 为新疆非遗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摸索出切实可行的新路径。

参考文献

- [1] 齐丹扬, 刁小卫.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语言景观调查研究[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6(1): 80-83.
- [2] 李悦如. 山东省博物馆语言景观调查研究[J]. 今古文创, 2026(3): 137-140.
- [3] 曹紫菡. 博物馆语言景观如何赋能地域文化传播——基于对安徽博物院的调研[J]. 新闻世界, 2026(1): 104-107.
- [4] 尚国文, 赵守辉. 语言景观研究的视角、理论与方法[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4, 46(2): 214-223, 320.
- [5] 尚国文, 赵守辉. 语言景观的分析维度与理论构建[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4, 37(6): 81-89.

- [6] 王晋军, 黄劲怡. 语言规划学与生态语言学: 渊源、融合与发展[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1): 138-147.
- [7] 常建霞, 李君轶, 张妍妍, 等. 语言景观对游客视觉注意的影响——基于眼动追踪实验的分析[J]. 旅游学刊, 2023, 38(10): 119-133.